

英倫記學

劍河煙雨

趙國材著



台灣新生報印行

E38 我愛綠衣人(再版)

愛的故事叢書之二 定價50元

E39 我愛醫生

愛的故事叢書之三 定價50元

E40 我愛榮民

愛的故事叢書之四 定價50元

E41 嬌娃・嬌娃

各行各業女性的心聲 秀月著 定價50元

E42 現代學術思潮

廿六位教授精著 定價35元

E43 調查局的故事

非法案件偵破經過 定價50元

E44 牛仔王大英雄

約翰韋恩成功奮鬥史 定價50元

E45 開胃小品

趣味小典故第一集 定價50元

E46 別說再見

新生副刊短篇小說精華 定價50元

台
新
報
讀
者
服
務
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九一（十線）

郵撥：六二八八號

（郵購請寫明書名或編號，如需掛號請另加七元）

英倫記學目錄

劍河煙雨
之

封面設計
張助鑒

爲「英倫記學」序	李白虹	三
陳序	陳治世	六
序「英倫記學」	李鍾桂	八
劍橋唐		九
比國人的感言		一二
哀魯汶		一四
罵死		一七
棒喝天		一九
新相識		二一
肅地痞		二五
伐惡夫		二八

英倫記學

笑林廣記	三一
有所不爲	三三
讀通鑑論	三六
雨夜	四二
書獸子	四四
花落啼鴉	四六
哲學家	四八
懷疑與困惑	五〇
多看少說	五三
開花時節	五五
思悠悠	五七
談往事	五九
歐洲病夫	六一
蕎麥地裏打死人	六三

慈禧的太監·····	六五
知命仙子？·····	六七
相命奇才·····	六九
魔語·····	七一
鬼話騙人！·····	七三
斷句爲難·····	七五
關於句逗·····	七八
別丟我們中國人的臉！·····	八一
英文·····	八三
「你問我，爲什麼？」·····	八五
自由·····	八七
黑奴·····	八九
成長的極限·····	九六
查理士王子的教育·····	一〇〇

英倫記學

阿拉伯的勞倫斯·····	一〇八
國際政治幻想之破滅·····	一一七
人權的刀斧手·····	一二一
英國法與國際法·····	一二四
論中共購買英製獵犬式戰鬥機·····	一二七
國際關係上武力的使用·····	一三八
協和式飛機帶來的爭吵·····	一四七
英國首相的任使風波·····	一五一
淺論與永久居留權有關之若干法律問題·····	一五七
外交法·····	一六五
國際法上定着漁業問題之探討·····	一七三
跋·····	一九五
卷後語·····	一九八
趙國材·····	一九八
胡爲明·····	一九五

趙國材著

劍河煙雨

英倫記學

台灣新生報印行

為「英倫記學」序

李白虹

讀文章易，寫文章難，寫短文尤難。這裏所指的短文，中國老夫子們說它是「雜文」，就現代文學觀點言，似可稱為「散文」中之「隨筆」（或「隨感錄」）或「小品文」，我們新聞界人士則乾脆說它是「方塊」文章，不管怎樣稱呼都無關宏旨，但這類文章總是要簡潔有力，生動活潑，使讀者感覺是一針見血之論，或者當頭棒喝，發人深省；或者詼諧風趣，使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很榮幸的，趙國材先生是我們「新生副刊」的長期作者，他發表的小品文——「劍河煙雨」，連續幾年，已彙印五集，擁有廣大的讀者，近將出版第六集，副標題為「英倫記學」，而我因服務於新生報業公司，適為「劍河煙雨」的長期讀者之一，照中國老夫子的說法，也可自認為是「文字之交」。趙先生囑余作序，我自愧不學無「文」，特寫此讀者的話以表達內心的一點感想。

趙先生的小品文集，內容有兩大特點：一為幽默感，一為責任感。

所謂幽默感，據心理學家的分析是一種「感情的消費節約」（「非預期的快感」），趙先生的若干小品文有時一本正經地敘述事實或抄引原文，而末了加一兩句畫龍點睛的諷刺語，極盡幽默之能事，所以能令讀者產生「非預期的快感」。據傳英國當代文豪蕭伯納生前有人替他寫傳，但文中有譏諷蕭翁的語句，友人為他鳴不平，提出抗議，蕭翁却對友人說：「我很希望它發表，因為那幾句話是我自己寫的。」這一故事正印證了蕭翁「以真話為笑話」的名言。

趙先生原習外交，後專修國際法，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到達很高的境界。固然他的作品，字裏行間，對現實多有批評，尤常指出國人盲目崇洋之病，但他不是「玩世不恭」的態度，而是基於對國家對社會的崇高責任感，例如在「告文丑」和「提防假冒」兩文中對香港左傾文丑曲解他的文章，甚至假冒他的名字造謠生事，即曾痛斥為民族敗類。趙先生形容自己是一個「對政治無大興趣，而對國事却極其關心」的人，我想所有讀者都會舉雙手贊成。

法國的現代美學者哥爾蒂(Paul Gaullier)在所著「藝術的意義」一書中，曾強調藝術作品是藝術家人格的表現。我認為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有了完美的人格，在其作品中也會表現出一種理想境界。反之，「文人無行」者其為文亦必為讀者所唾棄。說到這裏，我聯想到三

十年代文壇的一則漏網新聞：當時魯迅（周樹人）和林語堂都各享盛名。共產國際特派了一個德籍女共產黨幹部到中國來指導中共的文化工作。他們選定了魯迅和林語堂作為重點爭取的對象，一面運用上海的所謂左翼作家在言論上對魯迅發動攻擊；一面派中共文化幹部朝夕和魯迅親近，用「一打一拉」的卑鄙手段加以爭取。有一次值魯迅生日，他們就發動上海大批左翼作家設宴為魯迅祝壽，很肉麻的大捧魯迅，認為他是中國的高爾基，魯迅本來六根不淨，在自我陶醉之餘，也就當場表示要走所謂「前進」的路，此後他就成了投靠共匪的大牌文丑。但是同一時間，共匪文化幹部用盡方法去說服爭取林語堂，而林語堂却表示自己是一個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其夫人並為虔誠的基督徒，根本與馬克斯主義「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斷然予以拒絕。到今天，魯迅真是「身與名俱滅」，而林語堂先生之人格與著作，則永為國際和國內人士所敬重。

趙國材先生在其著作中表現了對國家民族的崇高責任感，也就是表現了他的個性與人格。他的道德勇氣，對讀者更有大的「感情同化」的影響力，我謹以讀者的資格，祝賀趙先生在各方面的成就，一如其文，永放光芒！

陳序

任何一本書，是老是壞，有沒有真正的價值，因為所涉的因素很多，實在不容易判斷。不過，簡單說來，如果它的文字通暢簡潔，內容言之有物，思想觀念都正確，包含著者的創見或成熟的觀點，那末，它無疑是好的有價值的；如果著者不作無病呻吟，寫出他心中的話，所說的又能夠使讀者深思，增加讀者的知識，激發讀者的愛國情操，加強讀者對國家對自己的信心，則它的價值當然更大。

趙國材君的「英倫記學」，是集四十六篇長短文而成，不是專研某一論題的專著，不能按專門學術論著來評估。它範圍廣泛，談古論今，提及英國比國法國美國人的缺點，指陳中國人的毛病，可以說針針見血，箭箭中的，正如他所說的，「筆挾風霜，字帶劍戟」，但他「祇向國內說，不向國外說；祇對中國人說，不對洋人說。」這種態度，確實難能可貴。

本書的文章，非僅憑記憶或感觸就能寫成，著者必須觀察入微、反應迅速、筆鋒犀利，還要苦讀書，找資料，多研究，才可以一言不苟，長話短說。「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

愧姓秦」，「盡天地只是箇誠，盡聖賢學問只是箇思」，諸如類的直接引語，不苦讀者會引嗎？「黑奴」、「查理士王子的教育」、「阿拉伯的勞倫斯」、「國際政治幻想之破滅」等篇，不蒐集資料者可以動筆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英國法與國際法」、「論中共購買英製獵犬式戰鬥機」、「國際關係上武力的使用」、「協和式飛機帶來的爭吵」、「淺論與永久居留權有關之若干法律問題」，尤其是「國際法上定著漁業問題之探討」等較長的幾篇，更非深入研究是寫不出的。

可見這本書所包含的，不是遊戲文字，旨在供人茶餘飯後欣賞，以博一笑，而是鑽研嚴肅複雜困難的問題，許多篇已深入了學術的堂奧。

依照上述各點來衡量，我認為這是有價值的好書。

因此，我想，這本書是值得一讀再讀反覆尋味和參考的。

趙君還在英倫攻讀博士學位，身在異邦，心繫祖國，苦學不忘寫作，長年連續不輟。我既敬佩他的毅力意志，又賞識他的博學多才，所以於應約後草率的寫幾句，算作這本書的一篇序，雖然作為讀後感也許恰當些。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陳治世於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室

序「英倫記學」

李鍾桂

民國五十四年余甫自巴黎回國執教於政治大學，趙國材君旋選習所授「條約論」及「當代西洋政治」兩門課程，其好學深思，涉獵各種參考書籍，對國際法興趣特濃，為一品學兼優之青年。

趙君大學畢業後，即考入政大外交研究所，治學益勤，中外論著兼下苦功，碩士學科考試獨佔鰲頭，甚感欣慰。嗣後，趙君出國深造，先後畢業於挪威奧斯陸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精研法學造詣湛深，對國際事務尤有敏銳之觀察。其所著「英倫記學」剛正鋒利，幽默動人，文字簡潔有力，以直言快語作諫論，深具道德勇氣，其愛國熱忱充分流露，分析事理要言不繁，深入淺出，切中肯綮，實屬難能可貴。

語云：「千仞之岡，始於培塿，九達之衢，肇於跬步。」趙君尊師重道，在外多年，不忘師教，迭次回國，輒來相訪，討論心得，交換意見，不改矍鑠師生情。際茲「英倫記學」付梓前夕，謹書數語以嘉其志趣，並為推薦。

劍橋唐

劍橋的好，好在：不上課的學生，不教書的老師，不睡覺的窮理，不休止的辯難。

劍橋人的囂張，你聽多了，讓我講個劍橋唐（Don）的囂張給你聽。

大戰期間，英國的前方吃緊，劍橋唐在大後方却緊吃。

吃罷閑飯，還得逛閑步，踏草坡。

真虧他有那般閑情。

說到散閑步，聽說達爾文是最愛的，也許他喜歡踏草地，不然他準不會跟着他的導師一起逛。

我不是畫家，無法刻畫老學究散步時的神態，不過我知道，他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我是學不來的，也許，驕傲是天生的吧！

老學究告訴我：

一天，他飯罷出來閑步，在王家學院的大草坪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劍橋唐也在閑散，他

禁不住的責問道：

「你怎麼不投筆從戎去呢？」

「從戎是幹嗎的呢？」劍橋唐好奇的問。

「是保衛西洋文明的。」老學究答。

劍橋唐若無其事的說：「我就是西洋文明。」(I am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王家學院院士畢登根(Norman Pittenger)很胖，我問他：

「爲甚麼你這麼胖？」

「想得多。」

「噢！我老天，想得多會發胖？」

「當然。」

我說，中國諺語說，「肥書生，瘦和尚，天下之罪人也。」他說，這和西方不一樣。

我問他：爲甚麼？

他說：連吃飯的時候都在想問題，吃了多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發胖。

他問我看過義大利神學家多瑪斯·亞奎奈(Thomas Aquinas)的「答外教人大綱」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沒有，我答說：「沒有。」他說：

亞奎奈很胖，爲的是連吃的時候都在想。一回，法王路易九世請他到宮裡去吃大宴。宮殿裡，歌舞連場，人頭洶湧，山珍海錯，任吃不休，大家正當聚精會神之際，他忽然醒悟像發瘋，用拳頭重重地捶擊在餐桌上，大喊道：「我知道怎麼駁斥摩尼教衆了！」嚇得舉座震驚。

抓住眼前豁露的光明，於是他寫了「答外教人大綱」。